

掐花的哲学

孙丽丽

梨花是先开花后长叶的树，铁锈似的枝条上先鼓起一个个小花苞，过不了多久，枝头就会花团锦簇了。

楼下园子里有一棵梨树，春光明媚里，一树的白花绽放，如莹莹的雪儿爬满枝头，嗅一嗅有甜甜的芬芳，那白花满树，犹如积雪压枝，蜜蜂、蝴蝶在其间忙碌着。

园内的盛景让我想到，满树的繁花凋谢之后，花蒂部分定会结出嫩生生的梨子。婆婆见状，却不由分说，嚷着要下楼“掐花”——即挑稠密的花，一粒一粒地揪去可爱的小白花，仅留两三朵。婆婆说多余的花徒增“力”，这“力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养分。

婆婆告诉我，梨树自身授粉能力差，为提高果树坐果率，在梨花含苞待放时，采下一部分花苞，放在手里轻轻揉开花瓣，再

将花粉收集起来，微微烘烤一下，装入瓶中，可以带到梨园进行人工授粉。其作用是促使梨果个大、头宽、口感好，而不授粉的梨子长成后，头尖、肉硬、口味不佳。

满树的梨花，婆婆说其中一部分是“谎花”，虚虚地开几天，不结果，如同说谎话的人，是不办实事的。既然是谎花，就将它们摘去做花粉，免得分散树的精力，让更多的养分能去滋养一些结果的花。我问婆婆，怎么知道有的花是“谎花”，花长得不都一样吗？婆婆说一束花里有四五朵，最中间最先开放的大多是谎花。原来中间的花，虽先声夺人开得张扬，美得傲然，但往往也最先萎谢，结不成果，只能提前采下，做花粉授粉用。

一个梨子，要穿越多少风雨，才能黄灿灿地挂在枝头？要

躲过鸟啄，不被虫叮，小心磕碰，不能晒伤……而且，一个梨子，要经过多少手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上好的梨子？浇水，施肥，修剪，掐花，束果，套袋，喷药，采摘，剪柄，贮藏，包装，出售……真可谓三千宠爱在一身！

我想“掐花”也像人生一样，我们有多种选择的机会，但人的目标不能太多，常言道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这样才能做好，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十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美好的人生在于找准路，在逐步放弃中，逐步坚定。放弃，并不意味着失去，只有放弃才会有另一种获得，“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”。

放弃是一种成熟。如果一个人事事都想做好，反而事事做不好，一个人一生，若能把一件事做得极其出色，那他就是成功的人了。

立夏一碗香

青柳

“红了樱桃、黄了枇杷”，江南的夏天也如春日一般五彩缤纷。

天气渐暖，晴日多了起来，于是蚕豆（土话）开始“蹭蹭”鼓胀起来，圆圆的小肚子透着一股初夏的清香。而此刻，菜地边上的小鸡笋也开始冒尖儿，为啥叫“小鸡笋”呢？因为它刚冒尖的时节，正是农家母鸡孵出第一窝小鸡的时候。母亲常让我去菜地边拔小鸡笋，剥壳，然后剁成细细的碎子儿，撒在地上，让小鸡来啄食。那黄橙橙圆滚滚的小鸡崽儿，碧绿可人的笋粒儿，构成了农家孩子童年时最美的劳动图。所以这个笋，在我们村，一直被唤做“小鸡笋”。

蚕豆和小鸡笋是饭糰里常见的作料。每天吃腻了平淡无奇饭菜的我们，这个时节就盼望着母亲做饭糰。

母亲说，饭糰是“热骨”的，江南的夏天，雨多，地里干活常常遇到一场劈头盖脸的大雨，而吃了饭糰，就不怕突然而至的大雨，敢于冒雨干活。所以，每到立夏，母亲便喊我和弟弟去摘蚕豆，拔小鸡笋，准备做饭糰。那时候，山野里的“妙”（即覆盆子，一种野果）正红，我们一边摘豆子、拔笋，一边也摘“妙”。蓝蓝的天，微风正好，阳光不燥，甜甜的“妙”，脆生生的豌豆，七短八长的小鸡笋，我们的篮子里还顺带装了些嫩嫩的猪草，那悠长的童年啊，如今回忆起来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天刚刚亮，母亲开始浸泡大米。大半个早上，洗衣、喂猪、烧饭，母亲终于忙空了手头的活儿，开始着手做饭糰了。此刻，我和弟弟也剥好了蚕豆和小鸡笋。

灶上的大铁锅里，浸泡过的大米在热水里咕嘟咕嘟冒泡儿，我负责添柴烧火，

红通通的灶膛，映着我红扑扑的脸。母亲用爪篱捞起来一点，看着大米七分熟了，便让我抽出大柴，灭了火。

母亲把七分熟的米饭捞起来，放进灶上另外一边的大铁锅里，用锅铲在大锅里用力按压米饭，灶是相通的，另一边的大锅底也有一些热气，于是米饭在锅底粘着，变成了灰白色的锅巴，母亲一边按压，一边铲起一些锅巴，随手递给我和弟弟。

终于，米饭变成了一个大大团，已经不见米粒儿的踪迹。母亲双手粘上一点猪油，从锅里卷起大饭团在砧板上开始揉，一边揉，一边将大饭团搓成长条。用菜刀切成拇指长一段段，让我和弟弟搓成球形的小饭糰。我们将锅巴塞进嘴巴，开始搓小饭糰。母亲将搓好的小饭糰在锅里进行翻炒，炒成金黄色，盛起。这时候，我和弟弟常常迫不及待，捡起小饭糰开始吃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别馋，等下加上作料，好好吃上一大碗。”

母亲开始炒作料，肉末、豌豆、小笋，切上香菇丁、葱段，香气在厨房弥漫。放上捞饭时剩下的米汤，加入饭糰，大铁锅里，碧绿的豌豆、青绿的小笋、棕色的香菇、翠绿的小葱，金黄的饭糰，像极了即将到来的绚烂夏天。

“好香！”我们端着饭碗一边吹散热气，一边吃上一口。“小心烫！”母亲叮嘱，经过揉、搓、炒的饭糰，柔韧香糯，配上浓香的汤汁，那奔涌滚烫的夏天仿佛就在眼前！而后，我们就可以不怕盛夏的雨点儿打在光溜溜脊背上，去下河摸鱼、去稻田里钓青蛙、去树林里捉知了，那丰富多彩的夏天呵，一天又一天，塞满了迷迷糊糊的童年……

田园万田

朱欣慰 摄



正是枇杷橙黄时

叶慧芳

枇杷树上的果实还是青的时候，是没有人会抬头看一眼的，除非枇杷黄了！

老家的门口有棵枇杷树，四十多年前它承载着两个孩童的欢愉时光。

当早晨的阳光慢悠悠地洒在枇杷树的树冠上时，刚起床的妹妹正披头散发地在枇杷树底伸着懒腰。突然，妹妹发现树冠上有一点点黄！她使劲地揉揉眼，惊喜地大叫一声：“哥，枇杷——枇杷黄了！”便冲向房间，推搡着熟睡中的哥哥，想把哥哥拉起来一起看。哥哥只是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，全然不理睬妹妹的兴奋——他知道，离枇杷成熟还早着呢！

但是，妹妹不管，端起小板凳，坐在树底下，仰头看着那颗有一点点黄的枇杷果，想象着吃枇杷的味道，口水便流了下来。

于是，那天，妹妹在树下让外婆梳了头，在树下吃了早饭，在树下约了小伙伴一起看一点点黄的枇杷果，在树下做着这一天她喜欢做的事。

“外婆，我们家枇杷黄了！”
“外公，我们家枇杷黄了！”
“妈妈，我们家枇杷黄了！”

“你知道吗，我们家枇杷黄了！”

每天，妹妹就像播报新闻一样，向她身边所有人通报“枇杷黄了”的消息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满树的枇杷真的像金子一样挂在树梢上时，哥哥的身影便出现在了枇杷树的树杈上。

妹妹顶着竹篷盖，双手扶着，对着哥哥喊：“哥，你放心扔下来，我绝对会接住的！”哥哥莞尔一笑，伸手便去摘那颗最大最黄的枇杷。他靠着树干，准备剥皮，品尝——他更想知道每天早上撒在树根上的尿能否起到作用。可是，从树杈间看到下面顶着竹篷盖、眯着眼睛看着他摘枇杷的妹妹，还是手一抬，把那颗最大最黄的枇杷稳稳地扔进竹篷盖里。妹妹笑了，伸手拿起那颗枇杷，大喊：“哥，你真好！谢谢哥哥！”

男孩羞涩地把脸藏到了绿绿的枇杷叶里，只是说了声：“你接牢！”便像猴子一样，继续麻利地在树间摘枇杷、扔枇杷。

“哥，你说这枇杷树是什么时候种的？我问外公外婆，他们都不知道！”

男孩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第一

次在树下撒尿时，树就已经碗口那么粗壮了。也从没人说起这棵树的由来。

妹妹见哥哥没有回答，继续问：“哥，你知道吗？”

哥哥看着头顶飞过的麻雀，悠悠地说：“应该是鸟儿种的吧，它们怕我们掏它们的鸟窝，让它们找不到宝宝，所以送棵枇杷树给我们吧。”

妹妹拿下竹篷盖，看着天上飞来飞去的鸟儿，眼角竟然有了亮晶晶的水珠。“哥，我们以后不掏鸟窝了，行吗？”

“你不是喜欢吃鸟蛋吗？”哥哥疑惑地看着妹妹。

“我以后不吃鸟蛋了，我不想小鸟没有宝宝，所以我们都不掏鸟窝了！”妹妹坚定地说。

哥哥看着手里的枇杷，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不掏鸟窝了，我们吃它们送的枇杷！”

“对，我们吃枇杷，枇杷甜！”
枇杷树下，一对孩童仰着红扑扑的脸，看着蓝天下飞翔的小鸟，然后相视一笑。

碧绿的枇杷叶摇曳着，橙黄的枇杷果散发着初夏特有的果香……



清香袭人

汤青 摄